

为什么会痛苦

我和我老公在一起，不是因为他有多优秀，而是因为他对我好。

我以为我会一直被宠下去。

结果一个月前，一个陌生人的微信加我，给我发了张照片。

照片里的男人，切着一个金黄色的芒果，搞得满手都是汁水，沾到了一道疤上。

那个伤疤，我老公也有。

1

我是家里的独女。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一件事，就是我这辈子躺着什么都不做，我父亲，一个十大地产公司总经理的资产也足以让我一辈子丰衣足食，甚至，挥霍度过。

大学期间我不理解大家为何要因为奖学金耗尽心血，不过几千块钱，妈妈周末逛街给我随手买的鞋，其中的一只都买不到。

上了班我也不理解大家为什么明明不开心却不辞职，什么会比自己开心重要？

我和老公是大四实习时一次心理行业峰会认识的，那时他是主办方商务合作负责人，我是单位派来的小透明。

那天坐直梯上楼的时候，恰巧和一个国内顶级的心理学家同乘，电梯里的人都拥上去寒暄询问联系方式。

只有我，两手垂在身旁，无动于衷。

峰会结束后，一个男人走到我身边说：「我还以为你不是这个行业的呢？」

我闻声抬头，这个西装款款的男人正微笑地看我，他笑起来时，下眼睑收拢，整个眼睛弯成了月牙型，特别开心的样子。

我不理解，「什么意思？」

「刚刚电梯里，看见那谁，你一点都不激动。」

「哦。」

如果我想认识这位心理学家，我爸爸打个电话，我就可以与他共进午餐，又何必挤过去。

男人把他的名片给了我，商务总监，庄杨。

然后，他加了我的微信。

然后，他追求了我。

庄杨是个很体贴的男朋友。

他会记得我每一次大姨妈到来的时间，然后在我的包里放好装着红糖水的保温杯。

他会陪我一起逛街，在我试衣服的时候给很多建议，不像其他大男子主义的男人。

他还会时不时给我的父母买礼物，对呀，我的男朋友，怎么可以忽略我的父母。

但庄杨来我家的时候，我爸爸有时候并不是很开心。

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小棉袄要被抢走了，爸爸不舍得呀。」

我说「我永远是爸爸的小棉袄呀！」

后来，我开开心心地和庄杨结婚了，像我爸妈希望的那样开心。

婚礼上，我听到私下的议论，「李总这家业，便宜外人了，没房没车的。」

但是我们有爱情呀！

这些庸俗的人！

2

这份爱情，在一个月前直接剖开最黑暗的地方，逼着我看它破碎的样子。

那天我完成了一个咨询，打开手机看到一个女性的微信号加了我。

很多客户会线上咨询，我没有任何多想就通过了好友请求。

但她什么招呼都没打，只是发了一张照片给我。

照片里的男人低头用水果刀切着一个金黄的芒果，看不清面容。

然后，对方又发来一句话。

「你老公在给我切芒果。」

这句简单的陈述句，却让我直接不知所措地愣了。

读着这满是嘲讽和炫耀的文字，我的心脏一下被人用手攥紧一般疼。

我深吸一口气，像革命战士赴死一样颤抖地放大图片。

那一瞬间，我无法呼吸了。

那男人，是庄杨。

因为照片里的男人左手虎口处的伤疤，庄杨也有。

他跟我说，他初中时调皮，听了摩擦生热的那节课后，拿自己的钢尺在地上不停地搓，然后放自己另一只手上试了下温度。

结果，直接烫出了水泡。

他忘了金属导热性强。

后来，水泡挑破了后，留下了永远的疤。

我听完还嘲笑了他很久，又傻又可爱。

现在照片里这只手，正托着芒果，这个疤，沾满了汁水。

加我的人微信里什么都没有，头像是一个白色色块，签名、朋友圈都为空，连微信号都是没改过的随机号。

我反复思忖，发过去一条「你是谁」。

但等待了许久，对方也毫无回复。

我长按图片收藏后，默默退出了对话框。

从小养成的骄傲，不容我再发多任何一条信息。

哪怕一条，都显得我怯了。

毕业后我在浦东开了自己的心理咨询工作室，是爸爸出的钱，但时至今日，生意都不是很好。

大家都说，是我过得太好，有那么好的父母，有这么宠我的老公。

来咨询的又都是面临痛苦的人。

对呀庄杨这么好，总是安慰我，事业要慢慢来，他怎么会出轨呢！

只是一张照片，能说明得了什么！

但我真的很慌。

因为结婚后，我发现其实我和庄杨喜欢的类型背道而驰，他喜欢那种知性的、读书多、皮肤白、胸大的女人。

AV 女优里，他最喜欢西野翔，早稻田大学毕业，C 杯。

而我，只是个普通学校毕业，胸很平的，时不时还有些大小姐脾气的黏人女人。

我头痛欲裂。

不想问、不想听、不想面对。

只要庄杨愿意一直对我好，其他任何事情就都是我们爱情的绊脚石而已。

此时，庄杨发来信息。

「客户送了两张今晚的音乐剧票，司汤达《红与黑》改编的，我下班后去接你。」

紧接着，音乐剧的海报也发给了我。

你看，我的喜好，庄杨一直记得。

出生在安徽偏僻县城的他，内心其实并不喜欢各种剧，何况还是法语的。

但庄杨每次都愿意为我做出改变，陪我做一切我喜欢做的事情，这还不足以说明他爱我吗？

「好的。」

「老公！」

3

与往常庄杨要把车开到地库等我不同，这一次我早早下了楼。

我太想扑到庄杨怀里，告诉他我好爱他，然后他一定会揉一揉我的头发，说一句「傻瓜」。

我站在公司楼下路边，庄杨准时到达。

坐上车后，我一边系安全带一边亲昵地喊着他。

「老公～」

然后习惯性伸出手拿起庄杨已经连上 Carplay 的手机，帮他导航。

音乐剧在黄浦区文化广场，我的公司在浦东新区。

周五晚高峰的上海，经验再丰富的司机走这条路都需要导航判断拥堵。

我打开锁屏，打开导航，准备查找目的地。

文化广场我们上个月才去过，所以我没有打字，而是在过往地址里找。

第一屏没有。

点开更多历史记录。

有了。

不止有文化广场，还有一所宝山的大学，和旁边的.....酒店。

我顿时无法呼吸了。

不可能的！

庄杨不会这么对我的！

庄杨一个商务总监，总要时不时去见供应商，或许酒店安静.....
适合谈事情。

我窒息地抓住手机，甚至开始发抖了。

坐在副驾驶的我拿着手机快一分钟了，庄杨奇怪地扭过头看我，发现我的异样。

庄杨慌了。

他两个眼珠乱转，看似在看路，其实在用余光打量我，双手搭着方向盘，有疤痕的左手已经不停地在搓弄方向盘。

那一刻。

不可能，应该变成了可能。

4

这一路上，我一言不发。

脑子里都是当年大四实习时，单位同事对我说的话。

那时我不理解他明明工作不开心为什么不离开，他问我，「你玩过王者荣耀吗？」

我摇头。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说，「里面的妲己跟你很像。」

我没懂，但搜出姐己的图片，很可爱啊，就逗他「你想夸我就直接说好伐～」

然后，他满脸疲惫。

「她有句台词，'为什么会痛苦？一直微笑就好了'，很像你。」

我当时没理解。

只是从他的表情能确定，不是在夸我。

现在，我似乎有点头绪了。

人间到处都是痛苦，但以前的我没看见，是爸爸妈妈帮我挡掉了。

后来的我，看到了，也习惯视而不见了。

今天，此时，我的婚姻，我信奉的爱情观，也出了问题。

我可以继续像往常一样「微笑」，但也可以.....

庄杨见我不对劲，一路上看我好几次，还急刹了两次车。

我内心有了选择，扭过头，冲着他，微微一笑。

体贴地说了一句。

「看我干什么？看路。」

「你刚刚压线了。」

5

晚上，我给那个微信发了条信息。

「我们见一面吧。」

对方很久才回复。

「好的，在你公司就行。」

竟然，连我在哪上班都知道，我对对方，却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好，周一下午四点。」

那一天我都约满了，只有那个时间有空。

对方连个「收到」都没回复，就结束了对话。

像是在跟我较劲。

周一一早，做好了护肤、吹了头发，化了淡妆。

准备拿出自己买完一直没拆封的高光和修容时，我却犹豫了。

呵，你都不像你了。

我在镜子面前自嘲了许久，把这两化妆品往化妆盒里一放，理了理头发就走出了卫生间。

到了下午三点，一个眼生的女生坐在办公室等候区。

只一眼，我就知道了她是谁。

长发飘飘、穿着棉麻长裙，浑身没有任何饰品，文艺女青年的装扮。

但是她白皙的皮肤，和抬起头看我时颤抖的胸脯，却散发着一股勾人探求的肉欲。

这才是庄杨喜欢的样子。

我点头冲她微笑了一下，当作什么都不知道就离开了。

相约的四点一到，我让助理把女孩带到了办公室。

她本来气冲冲地走进来，但站定后却开始左顾右盼。

我看得出来，她也觉得这个办公室很好。

这里租金高昂，但爸爸坚持让我租下去，他说，漂亮的办公场所可以获得客户和员工的信赖。

事实证明他说的没错，不止有合作方的信赖，还有对手的羡慕，和他们的自乱阵脚。

女孩深吸了一口气，坐在我对面，一句招呼都没打，就单刀直入。

「人人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对不对？」

6

我保持着笔挺的坐姿，却被这开口的第一句话惊到了。

我怎么都没想到，这次谈话要这样开场。

「你不打算先做下自我介绍吗？」

我轻易地就把女孩故意造起的气场掐断。

从小优渥的生活，让我对待任何人从本能就不可能低对方一等。

她说她叫林晚晚，我猜是个化名。

22 岁，大四在读，学校在宝山，听口音，不是本地人。

是呀，本地姑娘怎么会有人愿意为了庄杨，当个不能见光的角色。

「天赋人权，就算有婚姻这层关系的禁锢，人也可以勇敢地去追逐爱情与自由。」

「人生而平等，世界上根本就不应该有婚姻。」

「在爱情面前，我和你是平等的！！！」

她越说情绪越激动，每一句话都在向我叫嚣，她没错，庄杨也没错，爱情更没错。

错的是我。

我确实错了。

但绝对不是对她或者庄杨。

我没有怼回去，因为我向来提不起来太多的气力，谁都吵不过，更何况对方明显早早准备了一肚子的论据。

我故意把手里的笔掉在地上，然后一边俯身，一边说「我先捡一下笔」。

她才停下来自己的「高谈阔论」。

每次我不想跟对方沟通的时候，就用这个方式打断别人的谈话。

等我抬起头看她的时候，她有点忘了自己说到哪了。

然后，我主动开口。

「你是不是水瓶座的？」

她愣住了，没想到我突然问这个，却依旧听话的点了点头。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不知道？

因为我也是水瓶座，大学时浪漫得连北都快找不到了，什么查泰莱夫人，什么情人，基本可以诠释我那时的爱情观。

特别幼稚，爸爸当时都嫌弃我。

还好，现在上升金牛了。

「猜的，这么浪漫主义。」

林晚晚似乎不满我轻易看透她，更不满我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语气又强硬了起来。

「你能不能放过他？也放过你自己？不要再消耗彼此，增加怨念了。」

说着说着，她还哭了起来，泪珠在她的眼眶打转，然后慢慢才滑落，年轻的脸上写满委屈与谴责。

加上那随着哭泣起起伏伏的胸脯。

简直足以令所有雄性动物心疼。

我纸巾还没来得及递过去，她一句话，让我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你们连性生活都没了，无性婚姻是不会长久的。」

.....

「庄杨跟你说的？」

「嗯，他被你们的婚姻压抑了太久了！」

压抑了太久？

上周，我和庄杨刚刚在 RITZ 度过了五周年结婚纪念之夜。

那晚，他问我，「老婆，我们要不要试试伟哥，让我们有个特别的结婚纪念日。」

庄杨时常主动用各种方式保鲜我们的爱情，但这个方式那天把我逗笑了。

我戳了他一下，「.....不要了吧，好奇怪。」

他被拒后哈哈一笑。

但依然是一夜三次，十数种姿势。

尤其在玻璃窗边的米色双人沙发上，看着夜晚闪亮的东方明珠，庄杨在我身后异常的猛，更甚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夜。

我盯着林晚晚还在一颤颤的胸脯，心里不停就翻出恶心。

那时，之所以用后面的姿势，是不想看到我正面。

这样，他才能在脑海里补齐林晚晚现在一抖一抖的模样吧。

7

「你喜欢他什么？」

林晚晚低下头脸红了。

她在一场音乐节上碰见的庄杨的，她第一次看见那么忧郁的男人，别人都在狂欢，只有他一个人站在外场吸烟，满腹心事，眼睛深邃像是梁朝伟。

不奇怪，那天庄杨是谈合作去的。

当天有六个人找林晚晚要微信，但是只有庄杨叮嘱她早点回学校，并说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太危险。

看多了王家卫与三毛的女人，以为这份不同就是爱情出现碰撞的火花，不灭不暗，也像凤梨罐头，永远不会过期。

庄杨主动提起送林晚晚回学校、帮她开了车门、帮她系上了安全带，还目送他走进了寝室楼。

那天，她就喜欢上了体贴入微的庄杨。

后来，她大姨妈的时候，庄杨还会外卖姜糖和暖宝宝。

而且，每次两个人出门，庄杨一定会把她护在身后。

听着二人这些甜蜜过往时，我只觉得讽刺。

林晚晚固然可笑，会相信一个已婚男释放的温柔。

但更可笑的不是我自己吗？

还以为这些，就是爱情。

8

「你看到他手上戴的婚戒了吗？」

我直接开口问。

但这不是质问，是疑问。

如果是庄杨故意摘掉了，那林晚晚只是个被骗的可怜人。

但林晚晚犹豫了，眼睛不自觉看向了别处。

「但他说你们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他肯定会和你离婚的！」

哦。

原来不是可怜。

是蠢。

就像我，一直忽略那些早就泛起的迹象。

「他说过什么时候跟我离婚吗？」

「你妈妈的病好转的时候，就是他脱离这个家的时候！」

我妈妈的病？

是那些需要玻尿酸、热玛吉才能缓解的病吗？

见我一脸不解，林晚晚又开口了。

「放过庄杨吧，我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我不能失去这段爱情。」

我看一眼那张泪流满面的脸，面无表情。

「你告诉过庄杨你来找过我吗？」

林晚晚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没有。」

「你答应我三件事，照着做完，如果你还像现在一样爱他，我会离开，前提是，一切保密。」

林晚晚眼睛瞬间亮了，但没直接答应。

「你要是让我杀人难道我也去吗？」

「不触及法律，不触及道德，如果你不想做，可以随时拒绝。」

「好！你不许反悔！」

协议达成。

林晚晚扬起高傲的胸脯走了。

9

我给妈妈约了个体检。

体检在 VIP 区，也不需要排队，我和庄杨只需要陪她就行。

庄杨一如既往地对我妈妈嘘寒问暖。

每进去一个诊室，庄杨都是和大夫对话最多的。

「大夫，这个结节是否需要手术？要吃什么药吗？」

「确定啊，大夫，这个结节多大的时候需要引起注意？」

「平时生活需要注意什么？」

「好的，大夫。」

40 多项检查，除了妇科，几乎每一个诊室都事无巨细地问了个遍。

一个完美的姑爷。

临走的时候，前台的导医微笑地询问。

「您好，请问您的体检报告需要电子版，还是纸质版。」

我故意不看庄杨，只是看着妈妈，「纸质的吧，你们可以随时翻阅。」

「好的，您留一下您的地址，我们安排寄送。」

「老公，留你的吧，你刚刚问的比较详细。」

「嗯。」

一周后，体检报告寄出了，同城，次日达。

10

林晚晚的微信也发到了我手机上。

「约好了，今晚见面。」

上次和林晚晚说的三件事中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她在特定的时间里约庄杨出去。

必须在收到体检报告的当天的下班直接见面。

庄杨不会冒险在外面过夜，而且我也知道体检报告送达了。

那么，他一定会装在包里。

「他包里有一份文件，记得找出来看一下。」

「什么文件？」

「我妈妈的体检报告。」

.....

晚上十一点，庄杨回家，往日的饱满的精神稍显萎靡。

我当作没看到，扮演着一个心系妈妈身体的女儿。

「报告给我看下，没什么问题吧。」

「没，挺好的。」

然后，从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确实皱了吧唧的。

果然。

我拿着报告去了书房，打开电脑，查阅那些我看不懂的医学名词。

也给林晚晚发了微信。

「看了？」

林晚晚大概还没睡，秒回。

「他说那病是间接发作的。」

「你信了？」

眼见对方正在输入又消失反复了好几次后，她才回了两个字。

「我信。」

是呀，没有你之前，我也是信的。

你是我的猛药。

什么是你的猛药呢？

11

林晚晚再次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我拿出一个透明文件袋，里面是改过名字的化验单，以及验孕棒。

当我放到她面前，她没仔细看就崩了，声音也高了起来。

「你怀孕了？」

「不是我，是你。」

第二件事，就是让林晚晚告诉庄杨，她怀孕了。

林晚晚听完，犹豫了。

如果在第一步以前，那个和我争辩「人人都有追求爱的权利」的林晚晚，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接下，甚至开始畅想庄杨立刻离婚迎娶她的场面。

但现在，她却没有了这份自信。

可是，她内心又跃跃欲试。

她太想知道庄杨对她有多少真心，这个答案对她十分重要。

我没有劝她任何一句，只是去茶水间给她做了一杯咖啡，上个月新买的重度烘焙的豆子。

当我端着白色骨瓷咖啡杯回到会议室的时候，林晚晚还坐在原地一动不动，盯着办公桌上的化验单。

我把咖啡放到她面前。

她才抬起头看我，但半天不知道说什么。

「尝尝，新买的豆子，重烘，店里一般喝不到。」

她似乎没什么了解，只是端起来喝了一口，就开始皱眉了。

「好苦。」

「嗯，但让人上瘾。」

12

林晚晚还是答应了。

临走的时候，我给了她一个奶瓶套装礼盒。

「这个妇产医院的第一次到店顾客，一般都有伴手礼，你拿着吧。」

她也不懂这些，但听话的一起带走了。

礼盒里是大小不一两个奶瓶，和塞在纸盒缝隙里的监听器。

两天后，庄杨按计划加班了。

我坐在电脑前甚至有一瞬间想笑。

原来抓出轨，有着天然的天时地利，因为每次取证的时候，肯定是你老公根本没工夫理你，忙着脱裤子的时候，方便你做一切安排。

我戴上耳机，先传来的却是接吻的啾啾和喘息的声音，夹杂着不少浪语。

「你 x 真大。」

「好软。」

可林晚晚却喊停了，阻止这次监听朝着成人语音服务走去。

「哥哥！我怀孕了！」

「什么？」

「你看，两个杠！我怀孕了呀！我们生个孩子不好吗？到时候你和你老婆离婚了，我们就可以结婚啦！」

耳机里一会儿没有回答，然后说。

「你去检查过了吗？这东西不怎么准确吧！」

林晚晚听完这个，也是半天没说话，这么个聊法很不妙，庄杨有一丝一毫想让林晚晚给他生孩子，也不会问出这两句话。

但戏还要继续唱下去，林晚晚声调有明显的提高，语气也不再软萌。

「你难道觉得我骗你？」

「不是，晚晚，我就是担心这个不准。」

「嗯，所以我去医院检查了，确定是怀孕，胎心都测出来了。」

然后就是纸张抖动的声音。

「哥哥，我们结婚吧。」

庄杨没回答。

我看着电脑右上角的时间，抄过了两分钟，耳机里没有对话，只有一些杂音。

林晚晚憋不住了，直接质问了。

「你要不要这个孩子？还有，你到底离不离婚？」

庄杨见对方已经发怒，立刻安抚。

「你才多大，还没毕业，难道要为了孩子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

然后不等林晚晚继续逼问，单方面结束对话。

「你先等我的消息。」

接下来就是门被关上的声音，以及林晚晚大哭的声音。

13

之后三天，林晚晚没有联系过我，庄杨也没去过林晚晚那。

只是庄杨的烟抽的越来越多了，每天深夜都要皱着眉去阳台吞云吐雾，手里还拿着亮着屏幕的手机。

我不喜欢烟味儿，庄杨为了我几乎不碰烟了。

但我知道，这只是在我面前，他喜欢抽，偷偷抽，现在更是心里消化不掉的焦躁，抽的更凶了。

人一旦被一种情绪缠绕就会忽略身边很多异样。

比如他没多想我为什么不介意他抽烟了，也没多想卧室和阳台就隔着个玻璃门，我怎么会没发现他手机一直停留的微信聊天界面。

第四天，林晚晚气势汹汹来我的办公室，推开前台就直接走了进来。

「你是不是和庄杨说什么了？」

我满脸疑惑。

林晚晚大口喘着气，随便套上的黑色 T 恤和深色牛仔裤，配上一双完全不适合的米色平底鞋，不搭又廉价。

脸上也没有任何妆，然后手在脸上胡乱一抹，抹掉了掉落了泪水。

「是不是你和庄杨说了什么？！」

越说越激动，她泪水根本止不住。

我一脸坦诚，「没说。」

林晚晚听完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我，泪水还在不停地往下掉。

「他一天没回我微信了，昨晚，昨晚，他还跟我说晚安！」

林晚晚，成弃子了。

「庄杨不会让你生孩子，更不会娶你，甚至，他也不爱你。」

我直接戳破林晚晚心里最后那一丝希冀。

林晚晚不服。

「难道他就爱你吗？」

「就因为你比我有钱，因为你能够在漂亮办公室里办公，因为你比我.....比我.....」

林晚晚说不出口，她自卑了，我猜这个词大概是她根本无法实现的那种吧。

「就因为这些东西，庄杨就爱你了吗？」

我低下头，看了眼桌子上我和庄杨和爸爸妈妈一起的合影。

他可能，爱我爸爸吧。

爱他的身份、地位，顺便爱一爱我这个独女。

14

「你还要进行第三件事吗？」

林晚晚虚了，本能的摇头。

但我想进行下去。

猛药刚刚到嘴边，你就想喊停？

休想！这件事情已经上路，谁都别想中途退出！

我要撕开所有伪装，让所有人都看到最痛苦的一面。

我紧紧盯着林晚晚的眼睛，端出上层人的威势，语气不容置喙。

「第三步可以让你知道，庄杨到底爱谁。」

15

庄杨公司一层大厅，林晚晚等了他三个小时。

我也等了三个小时，在一层大厅的咖啡馆绿植后面。

林晚晚终于堵到了本人，自从微信不回复、电话打不通后，她才和庄杨说上第一句话。

「你不爱我了吗？」

林晚晚依旧哭得令人心碎，一如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胸脯依旧也是一上一下的，弹弹的。

可庄杨已经不吃这套。

「你到底要怎么样？我不是说了吗？等我消息？你现在跑来干什么？」

庄杨的声音里全是压抑不住的厌烦。

「你想害死我吗？」

「你怕什么？是你要说离婚的，庄杨你现在当什么孙子！」

庄杨这会儿语调拔高，大声说：「我是说离婚，但不是现在！」

而后他走近林晚晚，语气发冷。

「把孩子打了，钱我会出，听话，懂吗？」

林晚晚被吓到了，不知道说什么。

即便对面是你深爱的人，当一个男人真的发怒的时候，女人也会冒出本能的害怕，害怕对方会打自己，甚至下更狠的手。

林晚晚退后一步。

此时，我给庄杨打了电话。

「老公，什么时候出来，我在车里了。」

「马上，已经出门了。」

庄杨甩手要走，林晚晚扑上去拽住他的胳膊。

「庄杨，你今天不说清楚，就别想走！」

眼见着庄杨的忍耐值到达了顶端，他粗鲁的一甩手。

哐当一声，林晚晚被重重地摔在地上。

如果她此时真的有孩子，怕是会流产。

庄杨低头看着地上的林晚晚，语气像是驱赶缠人的乞讨人。

「听不懂人话？」

16

我拿着两瓶依云走到车旁的时候，庄杨一脸阴沉站在旁边。

「你去哪了？」

「便利店买瓶水。」

坐上车后，庄杨油给的很猛，像是发泄心里的愤懑。

突然，拐角的地方，林晚晚突然冲了出来。

庄杨一个急刹车，险些撞到她，我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林晚晚逼停了车后，绕到驾驶位窗户，对着庄杨大喊。

可庄杨根本不开窗户，还调大了车里的音乐。

「这是？」

我勉强定定心神，佯装不认识，开口询问。

庄杨靠着车背，满脸的不耐烦，「不认识，一个神经病。」

第二天，我收到了林晚晚的一条微信。

「救我。」

17

这一次，我们约在了林晚晚租的房子。

我站在房间里里端详着。

配色都是和谐的，但是哪哪都透露着，年轻和.....勉强。

窗帘是原色的麻布，文艺是文艺，但透光严重，影响睡眠。

五斗柜是原木色的，但是是复合板材，不是实木，甚至不能扎实地倚靠在墙边。

卧室的床单褶皱，看出来不是鹅绒的，睡起来怎么都不会特别贴肤。

如果不是房间里有个神似西野翔的林晚晚，住惯了家里精装大房子的庄杨，断断不可能在这里多待一天。

当我把注意力放到林晚晚身上时，我震惊了。

她的胳膊上有明显的淤青，光洁的额头也鼓了包。

「昨晚，他过来了。」

「我以为他是来求和的，但是一来就是来吵架的，说我不应该出现在你的面前。又提了要我把孩子打掉的事情。」

「他打你了？」

我看了一眼她裸露在外的伤口问。

林晚晚神色抑郁，摇摇头又点点头，最后竟然低下头。

「他可能，只是不小心。」

「你说了吗？」

「说了。」

18

这第三件事，就是让林晚晚跟庄杨借钱，不多，只有 10 万。

理由是，不仅要打胎，还因为家里的父母因为出了点事故，需要借点手术费。

我把准备好的诊断书，医院缴费记录 ps 的资料都给了林晚晚。

她昨晚也都给庄杨看过了。

庄杨听完终于停下了谩骂，不一会儿就恢复平静。

「我安排下。」

林晚晚信了。

但转天，庄杨就把林晚晚拉黑了，电话也说不在服务区。

「是不是我要的钱太多了？」

还没死心？

我拿出手机，打开手机银行，庄杨的银行账号我这里也可以登陆。

调出来总资产那个界面后，我放到了林晚晚面前。

「这是庄杨账户余额，七位数。」

林晚晚定睛看了许久。

最后趴在沙发上哭得痛彻心扉。

19

七月，是林晚晚即将毕业的日子。

也是我巨蟹座爸爸的生日，因为疫情的原因，也因为我的特意安排，我们只一家人庆祝下。

上午，我把生日宴地址和时间发给了林晚晚。

她回复「等我。」

庄杨对我爸爸不停敬酒，敬酒词就没重复过。

我微笑地看着像花蝴蝶一样的庄杨，等着约定的时间到来。

八点，林晚晚准时推开包间的大门。

房间里除了我，三个人都愣住了。

庄杨看到林晚晚后，脸色刷白。

爸爸注意到了庄杨的异样，又看了看继续平静地喝龙井茶的我。

了然于胸。

这点小人情世故，爸爸向来拿捏得当。

爸爸给妈妈使了个眼神，妈妈也收起了惊讶和疑惑。

庄杨先发制人，「哪里来的人？走错包间了？没看有人吗？」

今天的林晚晚，可不是一两句就能吓唬走的。

「庄杨，你装什么傻？怎么在你老婆面前，连真话都不敢承认了，是不是男人？」

「滚滚滚，我不认识你！」

说着就去用力推着林晚晚。

林晚晚一把甩开庄杨，恶狠狠地对他说。

「我爸爸摔伤了，需要手术费，还有我打胎的手术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十万，我再也不来骚扰你！」

庄杨好像听到一个笑话，继续装不认识反问：「哪来的臭要饭的？！」

林晚晚早有准备，掏出包里的孕检报告直接拍在餐桌上，我面前没喝完的雪蛤差点溢出来。

入戏了。

林晚晚看着我说道，「你老公婚内出轨，这就是证据。」

又豁出去般看着庄杨，「你要是不给钱，这个报告我就直接给她。」

庄杨暴怒了，一丝理智都没有了，拿起一个喝水的白瓷杯就朝着林晚晚的头上砸去。

「庄杨，住手。」

爸爸出声了。

庄杨说不定不听我的，但是我爸的话，他从来不敢不听。

「爸。」

「小姑娘说的是真的吗？」

「她诬陷我！就是个骗钱的！」

我爸盯了庄杨好一会，又问。

「是真的吗？别让我问你第三遍。」

「我.....我.....」

庄杨慌了，声音甚至有了一丝哭腔。

然后，他跪下了。

「爸，我错了，我一时糊涂，老婆，我保证我以后不会了，真的，我混账，我该死。」

我还在喝茶。

爸爸妈妈也在等待我的答案。

「我们离婚吧。」

庄杨跪着爬到我腿边，「老婆，我爱你，我不要和你离婚，你离开我之后，没人照顾你了。」

我看着庄杨这个样子。

天呐，我到底当初看上他哪里了。

「我不是在和你商量。」

然后我站起身准备离开，却被庄杨紧紧抱着大腿，怎么挣脱也挣脱不开。

我爸爸走了过来，一脚踹开了他。

「滚！你心里图什么，我很清楚，你以为不离婚，等我们走了，就是你的了吗？」

庄杨松开了我，好奇我爸爸要说的事情。

「你可能真拿我们一家子当傻子了。」

「我的家产已经进了信托，只有我的女儿和我的孙子孙女可以继承。」

庄杨被这个事实打的回不过来味儿。

爸爸妈妈拉着我离开了，林晚晚也紧随其后，只剩庄杨一直坐在地上念叨着「不可能不可能」。

走到餐厅门口，林晚晚对我说。

「你爸爸对你真好。」

「嗯。」

20

靠着爸爸的势力，庄杨自愿跟我协议离婚。

林晚晚也毕业了。

我给她发了一条微信。

「你的银行卡号发我吧。」

「做什么？」

「那十万，我给你吧。」

「我不要，这不是我该拿的。」

「好的。」

两个月后，庄杨又来我的办公室找我。

那天是我的姨妈期。

他带了装好姜茶的保温杯，可怜地站在我的面前。

「老婆.....」

一通乱扯，最后，我叫来了保安把他带走。

接下来的一年，工作室的生意，却翻倍了。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